

重返语词的密林

陈原

万象主题书 1



万象主题书 1

重返语词的密林

陈原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返语词的密林/陈原著. - 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
2002.6

(万象主题书 1)

ISBN 7-5382-6272-5

I.重… II.陈… III.汉语-词语-研究 IV.H14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3768 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89 毫米×1050 毫米 1/32 字数:50 千字 印张:4¼

印数:1—4 000 册

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王之江 王丽君 装帧设计:周夏萍

定价:10.00 元

重返语词的密林

OK君在网上论《万象》：

《万象》杂志很好。

……这本杂志最适合放在洗手间或床头，里面的文章大部分很轻松，很有趣味，品位也不低。

……《万象》是不迂腐的教授，不矫情的文人，不做作的女人。……她有一头飘逸的长发。

这激发了我们的兴致，爰从已出的几十册杂志里遴选部分文字，向读者集中展示一下“飘逸的长发”。

出刊、编书，均无大志，恰如OK君所言：

闲来看书，阿弥陀佛；来看闲书，阿弥陀佛；书话话书，阿弥陀佛；话书闲闲，阿弥陀佛……

如蒙读者惠购、选阅、置评，自然：

阿弥陀佛！

万象书坊同仁合十

2001年岁暮

Ankorau venos printempo...

Multaj belaj printempoj!

——Julio Baghy

春天还会来的……

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！

——尤利·巴基（巴金译）

目录

“我回来了” / 1

一、搞和垮 / 2

二、性爱 / 4

三、881 或“八八一” / 6

四、网上笑容 / 7

五、拉长 / 9

六、线 / 10

七、管道 / 12

八、热 / 13

在语词的密林里 / 15

一、后现代与负增长 / 15

二、颜学 / 16

三、网语也有颜 / 18

四、长和短 / 19

五、汉字却有“颜” / 20

六、“伊妹儿” / 22

七、拟动物化 / 23

八、伟哥 / 25

当“人”变成“分子”的时候…… / 27

一、酷 / 27

二、伊妹儿说：LOL / 29

三、独白 / 30

四、分子 / 30

五、当人变成分子的时候 / 32

六、印贴利根追亚 / 34

七、一根毛或一撮毛 / 37

八、高尔基 / 38

嗨！ / 40

一、P / 40

二、Q / 43

三、整 / 44

四、Hi！嗨！ / 47

五、你 / 47

六、喂 / 49

虫变成人抑或人变虫？ / 51

一、千年虫走了 / 51

二、Y2K / 53

三、蛀虫是人吗？ / 55

四、人变牛 / 56

五、量规虫 / 60

酷毙帅呆！ / 63

一、酷毙帅呆 / 63

二、名字带来民主与平等 / 65

三、姓名的灵物崇拜 / 66

四、二十世纪奇观 / 68

五、组一组一组 / 70

六、“敬惜字纸” / 71

官迷 / 73

一、首席执行官 / 73

二、官本位 / 76

三、科级车 / 77

四、官字两个口 / 79

“主义”时代终结了吗？ / 82

一、“主义”满天飞的时代 / 82

二、主义最初只是一种学说，一种信仰 / 83

三、聪明人不把“主义”这个语尾接在自
己的名下 / 86

四、后来“主义”变成了棍子，人就变成
“分子”了 / 88

五、知识者制作了“主义”，却往往落在

主义的陷阱里 / 93

六、“主义”时代终结了吗? / 97

拍马屁和马屁精 / 99

一、马屁精 / 99

二、多么难听的语词呀 / 100

三、不堪入目的杜斯芬醚 / 101

四、物质三态，人间两态 / 102

五、傻女婿的故事 / 103

六、屎尿屁能入诗文吗? / 105

七、科学家不忌讳屁 / 106

八、三字经和四字经 / 107

九、放屁狗 / 109

我不是人 / 111

一、词典证明我不是人 / 111

二、我有时是人有时不是人 / 113

三、我顿时想考博士生 / 115

四、也许我小时候曾经是人 / 116

五、学习“猴子变人” / 117

六、原来我是牛鬼蛇神! / 119

七、找回我自己 / 121

后记 / 123

“我回来了”

若干年前我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，名曰《在语词的密林里》，每期写那么几则札记体的闲文，写到一百条时，我就以“拜拜”跟读者话别，然后到海外游逛了一阵。海外归来，一堆“抗议信”送到我手里，我至今保留着好些亲切的来信，其中一封短简写道：

“不瞒编者，每逢带着墨香的《读书》放在我案头的时候，我总是先看《在语词的密林里……》。去年第十二期忽见《拜拜》一条，不禁惘然若失，犹如一个朋友突然离我而去，而我竟不知缘由何在。据作者说，已到岁末。只是岁末岁首两相逢，读者也未必看腻，至少我是越看越有劲。何况日前正值造林季节，佳木恶竹层出不穷，万望作者别说‘拜拜’。”

好一个“佳木恶竹层出不穷”！但是我已经说了拜拜了，虽然很被读者亲切的声音所深深感动，也只好歇息了。当我带着一部从海外得来的珍贵画册，拜望我所尊敬的长者夏公（夏衍）时，他一见面就责备我说拜拜，表示了与那位读者同样的心情，并且督促我写下去！于是我再写了一百条，不过不好意思再占杂志的篇幅，只是连同原先的一百条，辑成小书一册面世。

一晃又过了七年，可敬的长者已西归了，但他督促的声音却仍在耳边盘旋，而我自己好像步入老年痴呆境界了，于是横起心，重返旧地漫游。这回不说拜拜了，学老外说一声：嗨！

嗨！——仅仅一个音节，表达了多少语义，多少感情，天晓得！



一、搞和垮

夏公的《懒寻旧梦录》有一段有趣的记载：

“不久前胡愈之同志问我，你是不是在

桂林‘造’了两个新字？一个是‘垮’，一个是‘搞’。我承认，这是我根据实际需要而试用的，但不久，这两个一般字典上没有的新字，就被其他报刊接受了。”（页440）

字是人造的。人人都可以造字，人人都可能被称为仓颉。但是造出来的字能不能被公众认可，能不能被社会接受，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如果被社会公众接受，那么，造字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仓颉。

“搞”和“垮”这两个字，确实一般字典没有收录，但解放后第一版《新华字典》倒是收了的，“搞”的一个用例是“搞通思想”，“垮”的一个用例是“打垮美帝”。

这两个字的这种语义和语感，都是新赋予的，经过大约两个世代的运用，正所谓约定俗成，现在人们觉得它们是古已有之的了。这就是说，这个造物被社会公众接受了。二十年前，我以为“搞”字是在解放区造的，我错了。在桂林时，经常见到夏公，竟不知夏公的新创造，其愚不可及也！

我曾把“搞”字称为“神奇”的单词，神奇的多语义和神奇的语感，这正是创造。

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！”这里的“搞”跟“搞点东西来吃”的“搞”，语义完全不一样。至于“搞掉他”的“搞”，带有恐怖分子的味道，那跟“乱搞男

女关系”中的“搞”简直有天渊之别，后者的语感绝对不带丝毫的杀气，反而有点不太正经有点浪漫风流的味道，不可多说的。

这几年流行的“搞定”（或写作“搞掂”）是我所说的“南词北伐”的例子，它是从南方（香港）人传到北方，进入普通话语词库的。粤方言：[dim]，直也。把弯弯曲曲的东西弄直了，就是“搞dim”。“定”是说普通话的人或泛称北方人的讹音，因为北方话没有-m结尾的音节，故将m念ng，于是[dim]变成[ding]。

二、性爱

只有现代汉语把“性”跟“爱”这两个字组成一个富有现代语感的语词：“性爱”。而在西方现代语文，却没有这样一个合成词。比如英语有两个独立的字，sex（性），love（爱），绝对不能合成一个字sexlove。

即使在现代汉语里，“性爱”这个语词也是近年才出现在书面语和口头语里的，改革开放以前的字典词典里，一般也没有收录这样一个合成词。这显示了社会生活中关于性和爱的观念悄悄地起了某种变化。

大约两千年前，我们的先人倒是很开通的，经书中居然有“食色性也”的说法，把食欲和性欲坦



三、881 或“八八一”

在台湾，据说社会上把最年轻的一代称为“x世代”或“y世代”或甚至“z世代”，即如二战后美国将年轻的一代称为“垮了的一代”一样。

又据说 x 世代也好，y 世代也好，z 世代也好，都流行着一些怪里怪气的语言，口语或文语（书面语言）都有。

我们这里也有着同样的语言现象。年轻人当中常常流行着一些外人一时不能明了其语义的语词。

这些流行语，大多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消失了，或者说，就不再流行了。但是一定会有很少的几个进入这个语言群体的通用语汇库，一直流传下去。

每一个行业可能都有一些流行的行话。但是产生新语汇最多的则是年轻人——学生，青年职工或者其他年轻的“一族”。

世间惟有青年人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最丰富，他们硬是在无法进行创造的事物上造出彼此能相通的

如果您在网上发现一些符号，别慌，那不是病毒，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。比方您看见这样一个符号：

: -)

瞧！这是网上笑容。那个冒号：是两只眼睛，短横 - 是鼻子，那个单括号)是嘴巴。不信？请您把这张纸旋转九十度看看。像不像一个人在笑？还有

: - (或者 : - >

简直是苦笑，或者笑得很不自然。也有笑得张开嘴巴的怪相：

: - D

要是您想告诉您的网上朋友说您绝对保密，“把嘴巴封起来了”，那么请您打上——

: - x

x就像用胶布把嘴巴封着的样子。若果把小写的x换成大写的X，那么就应理解为“接吻”：

: - X

为啥接吻跟封嘴巴有相近之处呢，也许接过吻的人能说出道理来。而接吻也有写作：*的，看！吻得连鼻子都不见了。

如果把鼻子下面的符号换成@ (: - @)，据说那就表示“我发誓”的意思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

所有这些符号出自美国威斯康逊大学的大卫·山德逊所编符号集——它被人戏称为韦氏笑话大字典。

美国人，美国学人，大都很幽默，很乐天，总是有办法寻笑料。

五、拉长

有朋自海外来，多年不见了，却没头没脑地向我发问：老兄，我在你们一部电视剧里听到的“拉长”是几品官员？

拉长 (la chang)，不就是把短短的什么东西拉 (la) 到长长 (changchang) 的么！“官谱”中有我们熟悉的部长、局长、处长、科长，铁路上有站长、段长、列车长，小学校里有班长——对了，还有路长（放学时负责带领一群走同一路向的同学回家的一个同学），银行里有行长——哎哟！这许多“长”不念长短的“长” (chang)，却念长辈的“长” (zhang)，正如上面那个“行长”的“行”不念“行路难”的那个“行” (xing)，却念作 (hang)。

那么，“拉长”的“长”念作 chang 还是念作 zhang 呢？

想了又想，才记起几年前有一部电视剧，名叫《打工妹》的，一个电子玩具厂的一位女工被提升为“拉长”或“助理拉长”。

客问：对了，对了，那么“拉长”是什么话呢？

我说：拉长中的“长”是道地的中国话，“拉”是外国话，吸收一个外国字的语词，当然也是中国